



宋元通鑒

廿四之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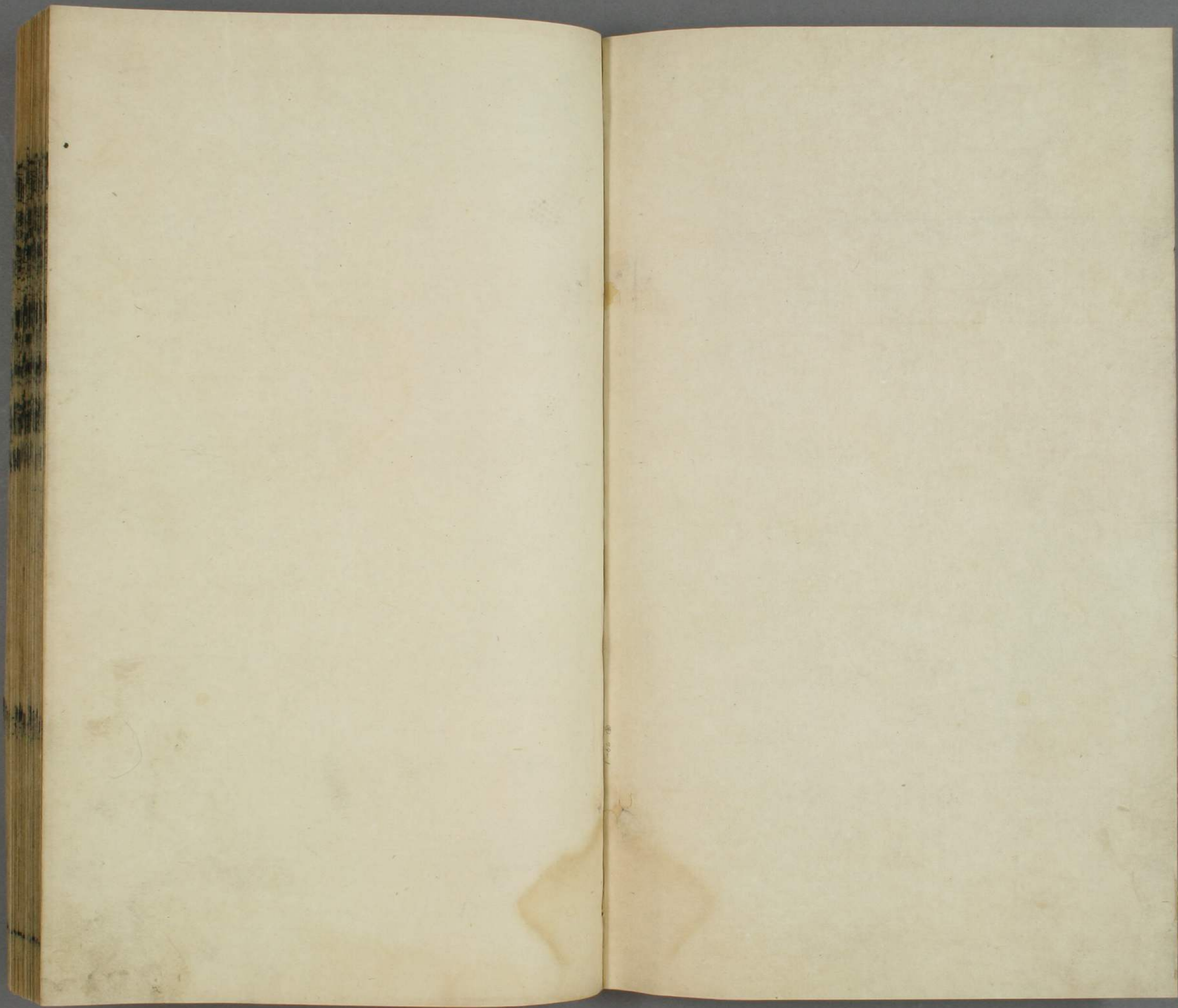
宋
仁宗



九

特 別
U8
3719
9





特
3719
9

宋元通鑑卷第二十四

明賜進士前中憲大夫浙江按察司提學副使兩京史禮郎中武進薛應旂編集

長洲 陳仁錫評閱

宋紀二十四

起巳丑至庚寅凡二年

仁宗九

孫甫不知人

皇祐元年春正月甲午朔日食以水災罷上元燈樂
乙卯范仲淹知杭州時孫甫為兩浙轉運使仲淹
以大臣守郡或便宜行事甫一切繩以法而常以監
司自處仲淹遇之無倦色庚戌張士遜卒士遜字順
之光化人舉進士致位宰相時曹利用憑寵自恣而

士遜不終

不能正人謂之為和鼓嘗惡參知政事程琳多異議御史中丞孔道輔不附已欲併逐之值知開封府鄭戩發琳令府吏市第事士遜揣知帝有不悅之意道輔適至中書謂曰上顧程公厚今為小人所誣曷不見上明辯之道輔不知士遜賣已遂言于帝帝疑道輔黨琳併黜之又嘗納女侍於宮中御史楊偕劾之曰此盧杞李林甫之所不為也然士遜寬厚亦有過人者一日帝語士遜曰人言范仲淹嘗欲乞廢朕朕但未見其章疏耳士遜曰陛下既未見其章疏不當以空言加罪望陛下訪之積十數請帝曰竟未之見

亦儘得人
但未盡其
用

也然而與朕言之者多矣士遜九為辯其不然帝意乃解士遜就第十年而卒年八十六謚文懿 己未詔以緡錢二十萬市穀種分給河北貧民 辛酉詔臺諫非朝廷得失民間利病毋風聞彈奏 二月丁卯彗星出虛帝御便殿訪近臣以備邊之策葉清臣上對曰陛下臨御天下二十八年未嘗一日自暇自逸而西夏契丹頻歲為患者豈非將相大臣不得其人不能為陛下張威德而攘四夷乎昔王商在廷單于不敢仰視鄧都臨代匈奴不敢犯邊今內則輔相寡謀綱紀不振外則兵不素練將不素蓄此外寇得

虜情

以內侮也。慶曆初，劉六符來執政，無術畧，不能折衝尊俎，以破其謀。六符初亦疑大國之有人，藏奸計而未發。既見表裏，遂肆陸梁，只煩一介之使，坐致二十萬物，永匱膏血，以奉腥羶。此有識之士，所以為國長太息也。今詔問北使，詰闕以伐，西戎為名，即有邀求何以答之。臣聞誓書所載，彼此無求。况元昊叛邊累年，致討契丹，坐觀金鼓之出，豈有毫髮之助。今彼國出師，輒求我助，奸盟違約，不亦甚乎。若使辯捷之人，判其曲直，要之一戰，以破其謀，我直彼曲，豈不憚服。苟不知答，或肆侵陵，方河朔災傷之餘，墊無廬舍，我

求人

堅壁自守，縱令深入，其能久居。既無所因之糧，則亟當遁去。然後選擇驍勇，遏絕歸師，設伏出奇，邀擊首尾。若不就禽，亦且大敗矣。詔問輔翊之能，方面之才，與夫帥領偏裨，當今孰可以任此者。臣以為不患無人，患有不能用人。爾今輔翊之臣，抱忠義之深者，莫如雷弼，為社稷之固者，莫如范仲淹。諳古今故事者，莫如夏竦。議論之敏者，莫如鄭戡。方面之才，嚴重有紀律者，莫如韓琦。臨大事能斷者，莫如田况。剛果無顧避者，莫如劉渙。宏達有方畧者，莫如孫沔。至于帥領偏裨，貴能坐運籌策，不必親當矢石，王德用、素

賢不肖其
立有是理
否

田况

劉渙

范全

蔣偕

張元

劉貽孫

王德基

施昌言

軍儲

有威名。范仲淹深練軍政。龐籍久經邊任。皆其選也。狄青、范全，頗能馭衆。蔣偕沉毅有術畧。張元倜儻有膽勇。劉貽孫材武剛斷。王德基純慤勁勇。此可補偏裨者也。詔謂朔方災傷，軍儲缺乏，此則三司失計，置轉運使不舉，職固非一日。既往，固已不咎來者，又復不追。臣未見其可也。且如施昌言承久弊之政，方欲竭思慮，辦職事，一與賈昌朝違戾，遂被移徙。軍儲何由不乏？自去年秋八月計度市糴，而昌朝執異議，仲春尚未與奪財賦，何緣得豐？先朝置內帑，本備非常。今為主者之吝，自分彼我，緩急不以爲備，則臣不知

戰馬

其所爲也。至如粒食之重，轉徙爲難，莫若重立爵等，少均萬數，豪民誑誤，使得入粟，以免杖笞，必能速辦。夫能儉嗇，以省費，漸致於從容，德音及此，天下之福也。比日多以甲官躡請厚俸，或身爲內供奉，而有遙刺之給，或爲觀察使，便占留後之封，倖門日開，賜予無藝。若令有司執守，率循舊規，庶幾物力亦獲寬弛。詔問戰馬乏絕，何策可使足用？臣前在三司嘗陳監牧之弊，占良田九萬餘頃，歲費錢百萬緡，天閑之數纔三四萬，急有征調，一不可用。今欲不費而馬立辦，莫若賦馬於河北、河東、陝西、京東西、五路、上戶，一馬

錢明逸
馮京
范純仁

通鑑卷二十四
中戶下戶一馬養馬者復其一十如此則坐致戰馬
二十萬匹不為難矣時清臣以河北乏兵食自汴漕
米繇河陰輸北道者七十餘萬又請發大名庫錢以
佐邊糴而安撫使賈昌朝格詔不從清臣固爭且疏
其跋扈不臣宰相方欲兩中之乃徙昌朝鄭州罷清
臣為侍讀學士知河陽卒贈左諫議大夫清臣字道
卿蘇之長洲人天資爽邁遇事敢行奏對無所屈
三月己未契丹遣使來告伐夏庚申翰林學士錢明
逸報使契丹是月賜禮部進士一千三百九人馮京
及第第一又得范純仁夏五月加知青州富弼禮

荒政

部侍郎先是河北京東大水民流就食青州富弼勸
所部民出粟益以官廩得公私廬舍十餘萬區散處
其人以便薪水官吏自前資待缺寄居者皆給其祿
使即民所聚選老弱病瘠者廩之仍書其勞約它日
為奏請受賞率五日輒遣人持酒肉飯糗慰藉出於
至誠人人為盡力山林陂澤之利可資以生者聽民
擅取死者為大塚葬之日日輦家及麥大熟民各以
遠近受糧而歸凡活五十餘萬人募為兵者萬計前
此救災者皆聚民城郭中為粥食之蒸為疾疫及相
蹈藉或待哺數日不得粥而仆各為救之而實殺之

學校式取
諸胡救荒
式取諸富

自弼立法簡便周盡天下傳以為式帝聞遣使褒勞
加拜前職弼曰救災守臣職也固辭不受有。耻。帝幸後
苑御寶岐殿觀刈麥謂輔臣曰朕作此殿不欲植花
卉而歲以種麥庶知稼穡之不易也六月甲戌帝
以賈昌朝舊學特授觀文殿大學士以寵之仍兼判
尚書都省詔自今非曾為相者毋得除後昌朝以山
南東道節度使同平章事入見召赴通英閣講乾卦
帝曰將相侍講天下盛事昌朝頓首謝秋七月丁
酉詔臣僚毋得保薦要近內臣癸卯以范仲淹為
禮部侍郎仲淹舉張昇自代時昇以集賢殿修撰知

張昇

陳執中未
庠不終

潤州仲淹薦昇清介自立直道純誠朝野推服臣所
不如乞回臣所授以允公論上從之八月壬戌陳
執中罷執中居位無所建明但延接卜相術士言者
屢攻之遂以足疾求罷出知陳州以宋庠同平章
事高若訥參知政事龐籍為樞密使梁適為樞密副
使庠初執政遇事輒分別可否及再登用遂浮沉自
安嘗曰逆詐恃明殘人矜才吾終身不為也人亦以
重厚目之然而欲斬范仲淹豈其見之固滯而為人
所罔與文彥博龐籍建議省兵眾以為不可帝以
為疑彥博籍共奏曰公私困竭正坐冗兵果有患臣

間元兵

請死之帝意遂決於是簡汰陝西及河北諸路羸兵
為民者六萬減廩糧之半者一萬又詔減陝西兵屯
內地以省邊費加程琳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復判
大名府帝性寬厚雖知其在章獻太后時事亦無宿
怒也九月乙巳廣源州蠻儂智高反儂氏自唐初
即雄於西原世為廣源州首領唐末交趾強盛廣源
服屬之知儂猶州儂全福為交人所殺其妻改適商
人生智高冒姓儂氏既壯與其母據儂猶州建國曰
天曆交人攻而執之釋其罪使知廣源州智高怨交
趾乃乘間襲據安德州僭稱南天國改元景瑞因招

病亦在此

蠻寇

張日新

納亡命貢獻中國求內附朝廷不許復奉金由書以
請亦不報智高怒與廣州進士黃師宓等謀據廣南
乃數出敝衣易穀食給言洞中飢饉部落離散知邕
州陳珙信之不設備智高一夕忽縱火焚其居因給
衆曰平生積聚今為天火所焚生計窮矣當取邕廣
以自王否則兵歿衆從之遂率衆五千沿江東下攻
邕州橫江寨守將張日新等戰歿詔江南福建等路
發兵備之戊午太白犯南斗己未罷武舉契
丹北院樞密使蕭惠帥師自河南進以伐夏戰艦糧
艘綿亘數百里既入敵境偵候不遠鎧甲載于車軍

契丹敗于夏

士不得乘馬諸將請備不虞惠曰諒祚必自迎車駕何暇及我無故設備徒自敝耳契丹主既還惠師尚進未立營柵夏人奄至惠與麾下不及甲而走追者射之惠幾不得脫士卒死傷者不可勝計冬十月范仲淹置義莊于蘇州以贍貧族子弟以仲淹有退志乘間請治第洛陽樹園圃以為逸老之地仲淹曰人苟有道義之樂形骸可外况居室乎吾今年踰六十生且無幾乃謀治第樹園圃顧何待而居乎吾之所患在位高而艱退不患退而無居也且西都士大夫園林相望為主人者莫得常遊而誰獨障吾游者

豈必有諸已而後為樂邪俸賜之餘宜以贖宗族若曹遵吾言毋以為慮又欲為買綠野堂仲淹曰在唐如裴晉公者有幾一旦取其物而有之於心何安寧使耕壤或他人有之吾則不可取也契丹復伐夏獲諒祚之母于賀蘭以歸十一月詔河北被災民八十以上及篤疾不能自存者人賜米一石酒一斗十二月遣內供奉高懷政督捕邕州盜賊李初平卒于郴州子幼周敦頤為護其喪歸葬之往來經紀其家始終不懈人皆以敦頤不遺舉主士俗為之歸厚

吏治

二年春正月以歲飢罷上元觀燈命近臣同三司較天下財賦出入之數時范仲淹知杭州杭俗好佛事喜競渡仲淹自春至夏日出宴于湖山縱民競渡居民空巷出游召諸寺主僧諭以歲飢工價至賤可興造殿宇又新版倉吏舍日役于夫監司奏劾杭州不恤荒政嬉遊不節公私興造傷耗民財仲淹乃條敘所以宴遊興造者正欲發有餘之財以惠貧者俾工技貿易之人皆得仰食于公私荒政之施莫此為大既而兩浙唯杭州晏然民不流亡皆仲淹之惠也自後歲飢發司農之粟募民興利遂著為令 程頤上

監司宜注名

議祀

書闕下勸帝以王道為心生靈為念黜世俗之論期非常之功且乞召對面陳所學不報 二月甲申出內庫絹五十萬下河北陝西河東路以備軍賞 三月丁酉月犯軒轅大星戊戌詔曰祖宗親郊合祭天地祖宗並配百神從祀今祀明堂正當親郊之期而禮官所定祭天不及地祇配坐不及祖宗未合三朝之制且移郊為大饗蓋亦為民祈福宜合祭皇地祇奉太祖太宗真宗並配而五帝神州亦親獻之日月河海諸神悉如園丘從祀之數宋自太祖以來未嘗親享明堂惟命有司攝事是歲帝謂輔臣曰今年欲

通鑑卷二百四十一 宋紀九 仁宗九

通鑑卷三十四
以季秋行大享明堂之禮。夫明堂者，布政之宮，朝諸
侯之位，天子之路寢，乃今大慶殿也。其以大慶殿爲
明堂，仍詔有司詳定儀注。夏五月丁亥朔，新作明
堂禮。神主禮儀使言：明堂所用樂皆當隨月用律。
六月己未，內出御製明堂樂八曲，以君臣民事物配
屬五音。凡二十聲爲一曲，用宮變徵變者。天地人四
時爲七音。凡三十聲爲一曲，以子母相生。凡二十八
聲爲一曲，皆黃鐘爲均。又明堂月律五十七聲爲二
曲，皆無射爲均。又以二十聲二十八聲三十聲爲三
曲，亦無射爲均。皆自黃鐘宮入，無射如合用四十八
或五十七聲，卽依前譜次第成曲。其徹聲自同本律
及御撰鼓吹警嚴曲合宮歌並肄于太常。翰林學士
承旨王堯臣等言：奉詔預參議阮逸所上編鐘四清
聲譜法，請用之于明堂者，竊以自唐末世樂文墜，缺
考擊之法久已不傳。今若使匏土絲竹諸器盡求清
聲，卽未見其法。又據太樂諸工所陳自磬簫琴和巢
笙五器本有清聲，塤箎竽筑瑟五器本無清聲。六絃
阮九絃琴則有。太宗皇帝聖制譜法，至歌工引音極
唱止，及黃鐘清聲，臣等參議其清正一聲，既有典據
理當施用。自今大樂奏夷則以下四均，正律爲宮之

通鑑卷二百四十四
時商角依次並用清聲自餘八均盡如常法至于絲竹等諸器舊有清聲者令隨鐘石教習本無清聲者未可翊意求法且當如舊惟歌者本用中聲故夏禹以聲爲律明人皆可及若彊所不至足累至和請止以正聲作歌應合諸器亦自是一音別無差戾其阮逸所上聲譜以清濁相應先後互擊取音靡曼近於鄭聲不可用詔可癸亥出內藏絹百萬市羅軍儲秋七月御製明堂無射宮樂曲譜三皆五十七字五音一曲奉俎用之十一變七律一曲飲福用之七律相生一曲退文舞迎武舞及亞獻終獻徹豆用之九

月巳酉朝享景靈宮庚戌享太廟辛亥大享天地于明堂以太祖太宗真宗配儀如圜丘大赦百官皆進秩詔自今內降百司執奏毋輒行敢因緣于進者諫官御史察舉之冬十月夏兩遣使于契丹乞依舊稱藩契丹主遣北院都監蕭爻括等使夏索党項叛戶夏表契丹乞伐党項權進馳馬牛羊等物而求唐隆鎮及罷所建城邑契丹主不許安置所獲曩霄妻屬于薊州十一月巳未詔外戚毋得任二府時張貴妃寵冠後庭堯佐其伯父也驟除宣徽節度景靈羣牧四使殿中侍御史唐介與知諫院包拯吳奎

等力爭之中丞王舉正又留百官班廷論故有是詔
且罷堯佐宣徽景靈二使 閏月召太子中舍致仕
胡瑗同阮逸等定鐘磬制度詔曰朕聞古者作樂本
以薦上帝配祖考三五之盛不相沿襲然必太平始
克明備周武受命至成王時始大合樂漢初亦沿舊
樂至武帝時始定泰一后土樂詩光武中興至明帝
時始改太子之名唐高祖造邦至太宗時孝孫文叔
始定鐘律明皇方成唐樂是知經啓善述禮樂重事
須三四世聲文乃定國初亦循用王朴竇儼所定周
樂太祖患其聲高遂令和峴減一律真宗始議隨月

朴

轉律之法屢加按覈然念樂經久墜學者罕專歷古
研覃亦未完緒頃雖博加訪求終未有知聲知經可
信之人嘗為改更未適茲意中書門下其集兩制及
太常禮樂官以天地五方神州日月宗廟社蜡祭享
所用登歌宮縣審定聲律是非按古今調諧中和
使經久可用以發揚祖宗之功德朕何憚改為但審
聲驗書一學鮮並互詆胸臆無所援據慨然希古靡
忘于懷於是中書門下集兩制太常官置局於秘閣
詳定大樂王堯臣等言天章閣待制趙師民博通今
古願同詳定及乞借參政高若訥所校十五等古尺

房庶

能破夏可以作樂能破虜可以作樂何須問累黍

范鎮

並從之。宋祁田况薦益州鄉貢進士房庶曉音律，祁上其所著樂書補亡三卷，召詣闕。庶自言嘗得古本，漢志云：度起於黃鐘之長，以子穀秬黍中者一黍之起，積一千二百黍之廣，度之九十分黃鐘之長，一為一分。今文脫之，起積一千二百黍，八字故自前世以來，累黍為尺以制律，是律生於尺，尺非起於黃鐘也。且漢志一為一分者，蓋九十分之一，後儒誤以一黍為一分，其法非是。當以秬黍中者一千二百實管中，黍盡得九十分為黃鐘之長，九寸加一以為尺，則律定矣。直秘閣范鎮是之時，胡瑗等製樂已定，故授

陳希亮

應變

庶校書郎而遣之，惟集賢校理司馬光不以鎮言為是，數與論難，然世鮮鐘律之學，竟不能決。定二十品官以上家廟，以陳希亮接伴契丹使者既還，且請補外出為京西轉運使，石塘河役兵叛，其首周元自稱周文王，震動汝洛間。希亮聞之，即自輕騎出按吏，請以兵從，不許。賊見希亮輕出，不能測，相與列訴道周希亮徐問其所苦，令一老兵押之曰：以付葉縣聽吾命。既至，令曰：汝已自首，皆無罪。然有首謀者，眾不敢隱，乃斬以徇，流其軍校一人，餘悉遣赴役如初。遷京東轉運使，濰州參軍王康赴官道博平，博平大猾

捕盜

懲酷吏

應變

契丹策進士

通鑑卷第二十四
 有號截道虎者毆康及女幾死吏不敢聞希亮移捕甚急卒流之海島而劾吏故縱坐死者數人山東羣盜為之屏息徐人陳昭素以酷聞民不堪命它使者不敢按希亮發其事徐人至今德之既希亮移知鳳翔府于闐使者入朝過秦州經略使以客禮享之使者為留月餘壞傳舍什物無數其徒入市掠飲食人戶晝閉希亮聞之謂其僚曰吾嘗主契丹使得其情虜人本不敢暴橫皆譯者教之乃使教練使持符告譯者曰入吾境有不如法吾且斬若自是無一人譯者是歲契丹主策進士于金鑿殿

宋元通鑑卷第二十四

延寶六年戊午正月九日加點

林學士

宋元通鑑卷第二十五

明賜進士前中憲大夫浙江按察司提學副使兩京吏禮郎中武進薛應旂編集

長洲 陳仁錫評閱

宋紀二十五 起辛卯至癸巳凡三年

仁宗十

皇祐三年春正月詔徐宿泗耀江鄭淮陽七州軍采

磬石令諸路訪民間有藏古尺律者上之 遂未 乙丑帝

魏國大長公主

幸魏國大長公主第公主太宗女幼閑內則貌類太

宗下嫁李遵勗賓客皆一時賢士大夫每燕集主必

親視饗膳之節章獻太后嘗賜金龍小冠辭不敢服

篤行

太后訪以政事多語祖宗舊事以諷導勗守許州暴
得疾主亟欲往視不待奏而行從者才五六人居夫
喪衰麻未嘗去身服除不復御鮮華嘗燕禁中帝親
為簪花主辭曰自誓不復為此久矣未幾病目帝自
臨視親舐主且左右感泣帝亦悲慟問子孫所欲主
曰豈可以母疾而邀賞邪賚白金三千兩不受至是
以暴疾聞帝促駕往視未至而主卒乃即主堂易服
莫哭謚獻穆 二月詔兩制及禮官參稽典制以定
國朝大樂名中書門下審加詳閱以聞 丙戌宰臣
文彥博等進皇祐大享明堂記 三月庚申宋庠罷

宋以搞設
兵校為重

時有偽造敕牒者庠第祁之子與遊事覺包拯等言
庠不戢子弟且在政府無所建明庠遂求去出知河
南府以劉沆參知政事 夏四月癸未詔河北流民
相屬吏不加恤乃飾厨傳交賂使客以取名譽自今
非搞設兵校其一切禁之 五月乙亥班簡要濟眾
方于州縣 六月丁亥知無為軍茹孝標獻芝草三
百五十本帝曰朕以豐年為瑞賢臣為寶草木蟲魚
之異焉足尚哉姑免孝標罪戒州郡自今勿復獻
作隆儒殿 秋七月丁巳兩制禮官王堯臣等言按
太常天地宗廟四時之祀樂章凡八十九曲自景安

通鑑卷三十五
而下七十五章率以安名曲豈特本道德政教嘉靖之美亦緣神靈祖考安樂之故臣等謹上議國朝樂宜名大安詔曰朕惟古先格王隨代之樂亦既制作必有稱謂緣名以討義繇義以知德益名者德之所載而行遠垂久之致焉故詔以紹堯夏以承舜漢以救民武以象伐傳之不朽用此道也國家舉墜正失典章交備獨斯體大而有司莫敢易言之朕憫然念茲大懼列聖之休未能昭揭于天下之聽是用申敕執事達求博講而考定其衷今禮官學士迨三有事之臣同寅一辭以大安之議來復且謂藝祖之戡暴

宜出于臣
下之口

亂也安天下之未安其功大二宗之致太平也安天下之既安其德盛洎朕之承聖烈也安祖宗之安其仁厚祇覽所議熟復于懷恭惟神德之造基神功之戢武章聖恢清淨之治冲人蒙成定之業雖因世之迹各異而靖民之道同歸以之播鐘球文羽籥用諸郊廟告於神明曰大且安誠得其正丙子減郴永州桂陽監丁身米錢十萬餘石 八月汴河絕流京東淮浙飢諫官吳奎言近歲以來水不潤下盜賊橫起皆陰盛所致今內寵驕恣近習回撓夷狄桀傲讒邪交傷陰盛如此寧不致大異哉且朝廷之過常在乎

無事之時，因循而不為。有事之後，顛沛而失錯。中外臣僚，平時建一策，舉一官，雖有可取，皆抑而不行。又從而媒孽，謂之生事。始兩河盜賊行路之人，皆已傳布，而大臣不以為事。至執殺官吏，然後倉皇移易官守，不亦晚乎？事將有大于此者，幸陛下留意。冬十月庚子，文彥博罷。時張堯佐除宣徽使，知河陽，侍御史唐介謂同列曰：「是欲與宣徽而假河陽為名耳。」同列依違，介獨抗言之。帝謂曰：「除擬本出中書，時文彥博為首相，介遂劾彥博知益州日，造間金奇錦緣奄侍通官掖，以得執政。今顯用堯佐，益自固結，請罷之。」

風聞言事之過

而相富弼語甚切直，帝怒，卻其奏，不視。且曰：「將遠竄介，徐讀疏畢，曰：『臣忠憤所激，鼎鑊不避，何辭於謫？』帝急召執政示之，曰：『介論事是其職，至以彥博由妃嬪致宰相，此何言也。』進用冢司，豈應得預，而乃薦弼。時彥博在帝前，介責之，曰：『彥博宜自省，即有之，不可隱。』彥博拜謝不已。帝怒益甚，梁適叱介使下殿，介猶力爭。帝聲色俱厲，修起居注蔡襄趨進救之，曰：『介誠狂直，然納諫容言，人主之美德。乞賜寬貸，遂貶介春州別駕。王舉正言其太重，帝亦悟，明日取其疏入，改英州。罷彥博知許州。是時災異迭見，吳奎上言：『今冬令』

二敵此時
甚易制可
惜無人

反燠春候反寒太陽虧明五星失度水旱作沴飢饉
荐臻此天道之不順也自東徂西地震為患大河橫
流堆阜或出此地道之不順也邪曲害政陰柔蔽明
羣小紛爭衆情壅塞西北二敵求欲無厭此人事之
不和也夫帝王之美莫大於進賢退不肖今天下皆
謂之賢陛下知之而不能進天下皆謂之不肖陛下
知之而不能退內寵驕恣近習回撓陰盛如此寧不
致大異乎又十數年來下令及所行事或有名而無
實或始是而終非或橫議所移或奸謀所破故羣臣
百姓多不甚信以謂陛下言之雖切而不能行行之

聖主

李師中

只管做詩
快憤再無
一挽回國
是之人矣

雖銳而不能久臣願謹守前詔堅如金石或敢私撓
必加之罪毋為人所測度而取輕於天下奎亦以介
黨出知密州帝慮介或道歿有殺直臣名命中使護
之朝中士大夫各贈以詩而待制李師中有並遊英
俊顏何厚未死姦諛骨已寒之句由是介直聲聞天
下稱真御史者必曰唐子方云夏竦卒竦字子喬
江州德安人舉賢良方正致位宰相以文學擅名一
時為郡有治績盜賊不敢竊發然性貪鄙數商販部
中家累鉅萬自奉尤侈畜聲伎甚衆所在陰間寮屬
使相猜沮以鉤致其事遇家人亦然至是卒賜諡文

謚議
劉敞

正同知禮院司馬光言謚之美者極于文正竦何人
乃得此謚判考功劉敞言謚者有司之事竦奸邪而
謚之以正不應法且侵臣官詔更謚文莊以罷籍
同平章事高若訥為樞密使梁適參知政事王堯臣
為樞密副使十一月范仲淹上書言古者內置大
夫士助天子司察天下之政外置岳牧方伯刺史觀
察使採訪使統領諸侯守宰以分理之今轉運按察
使古之岳牧方伯知州知縣古之諸侯守宰之任也
與陛下共理天下者惟守宰最要耳比年以來不知
擇選一切以例除之以一縣觀一州一州觀一路一

禍詔屢下
有司亦易
於拘循

孔宗旦
死節

路觀天下率皆如此其間縱有良吏百無一二使天
下賦稅不得均獄訟不得平水旱不得救盜賊不得
除民既無告訴必生愁怨救之之術莫若守宰得人
若守修政舉則天下自無事矣十二月庚辰新作
渾儀 召兩府及侍臣觀新樂于紫宸殿
四年春正月戊午徙范仲淹知潁州 己巳詔諸路
貸民種 二月庚子蠲湖州民所貸官米 三月蠲
江南路民所貸種數十萬斛 夏四月廣源州蠻儂
智高反 五月乙巳朔儂智高攻陷邕州執知州陳
拱等欲任司戶孔宗旦以事宗旦不屈大罵而歿智

通鑑卷一百一十五 宋紀九 仁宗十

高即州建大南國自稱仁惠皇帝改元啓曆置官屬

時天下久安廣南州郡無備智高所向守臣輒棄城

走遂陷橫貴藤梧康端龔潯等八州知封州曹觀知

康州趙師旦皆戰死智高進圍廣州知州魏瓘力戰

禦之知英州蘇緘蒐募壯勇合數千人赴援扼賊歸

路得黃師宓父斬之以徇而轉運使王罕亦自外至

募民兵益修守備城得不陷甲子范仲淹卒時仲

淹自杭徙青州又徙潁州疾甚肩輿至徐州不起年

六十四遺表無所請上使就問其家贈兵部尚書仲

淹字希文蘇州人一歲而孤母改適長山朱氏因名

曹觀趙師

旦死戰

魏瓘

蘇緘

王罕

朱說讀書長白山醴泉寺斷齋畫粥刻苦厲志以朱

氏兄弟浪費不節數勸止之朱兄弟曰我自用朱氏

錢何預汝事遂詢知家世感泣去之南都學舍五年

大通六經之旨尋登第復姓易名平生厲志聖賢之

學其於富貴貧賤毀譽歡戚不一動其心而慨然有

志於天下常自誦曰士當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

之樂而樂也其事上遇人一以自信不擇利害為趨

捨其有所為必盡其力曰為之自我者當如是其成

與否有不在我者雖聖賢不能必也外和內剛樂善

汎愛自奉甚儉臨財好施為政所至民多立祠畫像

通鑑卷之五十一
自措紳處士里閭田野之人外至夷狄莫不頌其名
字而樂道其事至于以中庸授張載以春秋授孫復
而啓宋儒道學之原以左傳授狄青而作武人忠義
之氣此其所關繫者尤大而反爲衆善所揜尚論者
或未之先也歐陽修初以仲淹事忤宰相呂夷簡坐
黨人遠貶既而夷簡罷相修始被進擢至是爲仲淹
作神道碑言西事時呂相擢用希文有驩然相得戮
力平賊之語仲淹子純仁大以爲不然刊去之修曰
吾亦忤呂相者惟其言公乃取信於後世也希文自
言平生無怨惡於人而其子乃不使解仇于地下堯

夫固是賢者而其廣狹之不同乃如此 壬申命知
桂州陳曙率兵討儂智高 戶部員外郎范鎮上言
陛下制樂三年有司紛然未決蓋由不議其本而爭
其末也樂者和氣也發和氣者聲音也聲音生于無
形故古人以有形之物傳其法然後無形之聲音得
而和氣可道也今有形之物皆相戾而不合則無形
之聲音不可得而和也必得真黍然後可爲耳鎮自
謂得古法司馬光終不以爲是 帝出歌器陳于邇
英閣諭丁度等曰日中則昃月滿則虧朕欲以中正
臨天下當與列辟共守此道度等拜曰臣亦願無傾

通鑑卷三十五 宋紀
滿以事陛下因言太宗嘗作此器真宗嘗著論帝遂
製後述以賜度等 六月乙亥以楊政體量安撫廣
南經制盜賊庚辰以余靖為廣西安撫命同廣東提
刑李樞與陳曙討儂智高廣東轉運幹轄司發兵援
之 丁亥以狄青為樞密副使初尹洙與青談兵善
之薦於韓琦范仲淹曰此良將材也二人待之甚厚
仲淹授以左氏春秋且曰將不知古今匹夫勇耳青
由是折節讀書悉通秦漢以來將帥兵法累進馬軍
副都指揮使青起行伍十餘年而顯貴而涅猶存帝
嘗敕青傳藥除之青指其面曰陛下以功擢臣不問

門地臣所以有今日由此涅耳臣願留以勸軍中不
敢奉詔帝益重之至是自知延州召拜樞副臺諫王
舉正等諫其不可帝不聽 秋七月丙午命余靖經
制廣南盜賊事壬戌儂智高引衆去廣州廣東兵馬
鈐轄張忠邀擊于白田忠戰沒智高進陷昭州 九
月以孫沔知秦州沔入見帝以秦事勉之對曰秦州
不足煩聖慮陛下當以嶺南為憂臣觀賊勢方張官
軍朝夕常有敗奏既而昭州鈐轄張忠以敗聞帝乃
除沔湖南江西安撫使沔請發騎兵求武庫精甲梁
道折沔曰毋張皇沔曰前日惟無備故至此今乃欲

梁適此語
補前過

示鎮靜邪。夫實備不至而貌為鎮靜危亡之道也。乃與兵七百人。沔憂賊度嶺而北。乃檄湖南江西曰。大兵且至。其繕治營壘多具。燕犒賊疑不敢北。侵行至鼎州。加沔廣南安撫使。庚午。以狄青為荆湖宣撫使。提舉廣南經制盜賊事。時儂智高寇擾日甚。嶺外騷動。楊畋等久無功。帝以為憂。智高移書行營求邕桂節度使。帝將受其降。梁適曰。若爾則嶺表非朝廷有矣。會狄青上表請行。遂有是命。青入對。自言曰。臣起行伍。非戰伐。無以報國。願得蕃落數百騎。益以禁兵。羈賊首。致闕下。帝壯其言。時命入內都知任守忠

李光

製當作製

曹觀

鍾斐

觀必得人
心故斐以
不脩脩之

范祥

為青副知諫院。李光言。唐失其政。以官者觀軍容。致主將製肘。是不足法。遂罷守忠。諫官韓絳復言。青武人。不宜專任。帝以問龐籍。籍力贊青可用。且言號令不專。不如不遣。乃詔嶺南諸軍皆受青節度。儂智高騷動嶺外。聲搖江西。虔州守臣曹觀欲籍民財為戰守備。謀之于處士鍾斐。斐曰。智高必不能過嶺。無事而籍民。民懼且走。觀曰。如緩急何。曰。同舟遇風。胡越可使為左右手。况吾民乎。不幸而至於急。則官與民為一家。夫孰非吾財者。何以籍為。觀悟而止。虔人以安。以范祥為陝西轉運使。制置解鹽事。自復摧

法兵民輦運不勝其苦並邊務誘人入中芻粟皆為虛估騰踊至數倍大耗京師錢幣太常博士范祥關中人也熟其利害常謂兩地之利甚博而不能少助邊計者公私侵漁之害也儻一變法歲可省度支緡錢數十百萬乃畫策以獻遂命制置其事使推行之論者爭言其非是遣戶部使包拯馳視還言其便論者猶籍籍驛召祥至與三司雜議皆是祥所建詔從之田况請久任祥以專其事乃擢祥為轉運使於是舊禁鹽地一切通商聽鹽入蜀罷九州軍入中芻粟令入實錢償以鹽授以要券即池驗券按數而出盡

鹽法又任

教化

弛兵民輦運之役以商所入緡錢糴粟輸並邊九州軍而悉留控貨物錢幣以實中都由是黠商貪賈無所僥倖關內之民得安其業公私便之 冬十月以胡瑗為國子監直講瑗既居太學其徒至不能容取旁官舍處之禮部所得士瑗弟子十常居四五隨材高下喜自修飭衣服容止徃徃相類人遇之不問可知為瑗弟子也初瑗與孫復同讀書于泰山及是同為直講復教養不及瑗而治經過之然二人論見多不合常相避不見 程順游太學見胡瑗瑗試諸生以顏子所好何學論順論曰學以至聖人之道也聖

通鑑卷二十一
人可學而至歟曰然學之道如何曰天地儲精得五行之秀者爲人其本也貞而靜其未發也五性具焉曰仁義禮智信形既生矣外物觸其形而動其中矣其中動而七情出焉曰喜怒哀樂愛惡欲情既熾而益蕩其性鑿矣是故覺者約其情使合於中正其心養其性愚者則不知制之縱其情而至于邪僻梏其性而亡之然學之道必先知諸心知所養然後力行以求至所謂自明而誠也誠之之道在乎信道篤信道篤則行之果行之果則守之固仁義忠信不離乎心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出處語默必於是父而

弗失則居之安動容周旋中禮而邪僻之心無自生矣故顏子所事則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仲尼稱之則曰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又曰不遷怒不貳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此其好之篤學之得其道也然聖人則不思而得不勉而中顏子則必思而後得必勉而後中其與聖人相去一息所未至者守之也非化之也以其好學之心假之以年則不日而化矣後人不達以謂聖本生知非學可至而爲學之道遂失不求諸已而求諸外以博聞強記巧文麗辭爲工榮華其言鮮

呂希哲

有至於道者則今之學與顏子所好異矣。爰得其文，大驚，即延見處以學職。呂希哲與順鄰齋首以師禮事之。丙子太白犯南斗，詔鄜延環慶涇原路擇番落廣銳軍各五十人赴廣南行營。丁丑儂智高陷賓州，復入于邕。時交趾請出兵助討智高，余靖以便宜許之，請于朝。狄青奏曰：「假兵于外以除內寇，非我利也。以一智高橫踐二廣，力不能制，乃假蠻夷兵蠻夷貪得忘義，因而啓亂，何以禦之？」願罷交趾助兵。帝從之。十一月壬寅朔日食，戊午詔免河西南湖廣南民供軍須者今年秋租十之三。十二月壬申狄青

勇智

軍法

勒兵賓州，青行軍立行伍，明約束，野宿皆成營柵。至廣南，合孫沔、余靖之兵，進次賓州。戒諸將無得妄與賊鬪。聽吾所為。廣西鈐轄陳曙乘青未至，輒以步兵八千擊賊，潰于崑崙關。殿直袁用等皆遁。青曰：「令之不齊，兵所以敗。」晨會諸將堂上，揖曙起，并召用等三十二人，按以敗亡狀，驅出軍門，斬之。沔、靖相顧，曙胎諸將股栗，莫敢仰視。時冬無雪，帝以愆亢責躬，宰相龐籍等請避賢路。帝曰：「朕誠不能感天心，非卿等過也。」己丑大雪。吉州司理參軍祝紳幼孤，鞠于兄嫂，已嘗為嫂持服。及兄喪，又請解官持喪。有司以為

祝紳

篤行

言帝曰近世益有匿親喪而干進者紳雖所服非禮然不忘鞠養恩亦可勸也候服闋日與幕職知縣五年春正月庚戌白虹貫日以廣南用兵罷上元張燈丁度卒度字公雅祥符人祖顛釐貲置書至八千卷曰必有好學者為吾子孫度生八日始開少穎悟力學有守登服勤詞學科積官至尚書右丞卒年六十四謚文簡性資純直不事修飾喜論時事帝嘗問以著龜占應事對曰不若以古之治亂為著龜也有著述丁巳會靈觀火戊午狄青敗儂智高于邕州青既誅陳曙因按兵止營令軍休十日衆莫

真堪慶賞

測賊覘者還言軍未即進青明日即整兵自將前軍孫沔將次軍余靖為殿夕次崑崙關時值上元節令大張燈燭首夜燕將佐次夜燕從軍官三夜享軍技首夜樂飲徹曉次夜二鼓時青忽稱疾暫起如內久之使人行酒云少服藥乃出數使入勸飲青已微服與先鋒度關趣諸將會食關外賊方覺悉出逆戰右將孫節搏賊歿山下賊氣銳甚沔等懼失色青執白旗麾番落騎兵從左右翼擊之縱橫開合部伍不亂賊不知所為大敗走追奔五十里斬首數千級賊黨黃師宓儂建中智中及偽官屬歿者百五十七人生

孫節

崑崙之捷

擒賊五百餘，死者萬計。智高夜縱火燒城遁去，由合江口入大理。至曉，座客各未散，退忽有馳報者云：是夜三鼓，青已奪崑崙矣。遲明，青按兵入城，獲金帛鉅萬，雜畜數千，招復老壯七千二百，嘗為賊所俘，脇者慰遣之。梟師必等于城下，斂尸築京觀于城北隅。時賊尸有衣金龍衣者，眾謂智高已歿，欲以上聞。青曰：安知其非詐邪？寧失智高，不敢誣朝廷以貪功也。于是廣南悉平，捷至，帝喜曰：青破賊，龐籍之力也。又曰：向非梁適言南方安危，未可知也。時智高兵敗奔邕州，其下皆欲窮其窟穴。青不從，以謂趨利乘勢入

智高未死何謂悉至

宋儒講道學尚有真偽講樂茫然耳

不測之城，非大將事。智高因而獲免，天下皆罪青不入邕州。脫智高於垂歿，然青之用兵主勝而已，不求奇功，故未嘗大敗。計功最多，卒為名將，譬如奕碁已勝敵，可止矣。然猶攻擊不已，往往大敗。此青之所戒也。臨利而能戒，乃青之過入處。二月癸未，狄青復為樞密副使。甲申，赦廣南凡戰歿者，給棺價護送還家。無主者，葬祭之。賊所過郡縣，免其田租一年。死事家，科徭二年。丙戌，詔余靖經制廣西，與都監蕭注等追捕智高。夏四月甲午，命劉沆、梁適監議。大樂知制誥王洙奏：黃鐘為宮，最尊者，但音有尊卑耳，不必

通鑑卷二百五十五 宋紀
在其形體也。言鐘磬依律數爲大小之制者，經典無正文。惟鄭康成立意言之，亦自云：「假設之法。」孔穎達作疏，因而述之。據歷代史籍，亦無鐘磬依數大小之說。其康成穎達等，即非身曾制作樂器。至如言殷前長三律二尺七寸，後長二律一尺八寸，是磬有大小者。據此以黃鐘爲律，臣曾依此法造黃鐘特磬者，止得林鐘律聲。若隨律長短爲鐘大小之制，則黃鐘長二尺二寸半，減至應鐘，則形制大小比黃鐘纔四分之一。又九月十月，以無射應鐘爲宮，即黃鐘大呂反爲商聲。宮小而商大，是君弱臣強之象。今參酌其鍾

論青者

孫抃

鐘特磬制度，欲且各依律數，筭定長短大小，容受之數，仍以皇祐中黍尺爲法，鑄大呂應鐘鐘磬各一，即見形制聲韻所歸，奏可。五月乙巳，高若訥罷。以狄青爲樞密使，孫洸爲樞密副使，龐籍及臺諫皆論青武人不可長宥府，帝不聽。甲子，詔諫官御史毋挾私以中善良及臣僚言機密事，毋得漏洩。以孫抃爲御史中丞，韓絳奏抃非糾繩才，抃即手疏曰：「臣觀方今士人趨進者多，廉退者少，以善求事爲精神，以能託人爲風采，捷給者謂之有議論，刻深者謂之有政事，諫官所謂才者，毋乃謂是乎？若然，臣誠不能也。」

吳中復

上察其言趣令視事未幾拊舉吳中復為監察御史
拊未始識其面或問之拊曰管人耻為呈身御史今
豈薦識面臺官邪王拱辰言奉詔詳定大樂比臣
至局鐘磬已成竊緣律有長短磬有大小黃鐘九寸
最長其氣陽其象土其正聲為宮為諸律之首蓋君
德之象不可並也今十二鐘磬一以黃鐘為率與古
為異臣等亦嘗詢逸瑗等皆言依律大小則聲不能
諧故臣竊有疑請下詳定大樂所更稽古義參定之
是月知諫院李克言曩者紫宸殿閱太常新樂議者
以鐘之形制未中律度遂斥而不用復詔近臣詳定

以樂得官
何所不至

竊聞崇文院聚議而王拱辰欲更前史之義王洙不
從議論喧噴夫樂之道廣大微妙非知音入神豈可
輕議西漢去聖尚近有制氏世典大樂但能紀其鏗
鏘而不能言其義况今又千餘年而欲求三代之音
不亦難乎且既逸罪廢之人安能通聖明述作之事
務為異說欲規恩賞朝廷制樂數年當國財匱乏之
時煩費甚廣器既成矣又欲改為雖命兩府大臣監
議然未能裁定其當請以新成鐘磬與祖宗舊樂參
校其聲但取諧和近雅者合用之六月乙亥御紫
宸殿奏太常新定太安之樂觀宗廟祭器乙未詔

河北荐飢轉運使察州縣長吏能招輯勞來者上其狀不稱職者舉劾之 秋七月乙巳詔荆湖北路民因災傷所貸常平倉米免償 戊午詔太常定謚毋為溢美 閏月壬申罷籍罷籍姻屬道士趙清貺與堂吏皇甫淵受賂事覺刺配達州道死諫官韓絳論籍陰諷吏杖殺清貺以滅口復按無實言者猶不已罷籍知鄆州籍長於吏事持法深峭士卒畏服及為相聲名減於治郡時 是月詔定自今內侍供奉至黃門以一百八十人為額仍詔內侍省都知押班須年五十以上歷任無賊私罪者乃得為之 八月以

亦未見平

陳執中梁適並同平章事 詔南郊姑用舊樂其新定大安之樂常祀及朝會用之翰林學士胡宿上言自古無並用二樂之理今舊樂高新樂下相去一律難並用且新樂未施郊廟先用之朝會非先王薦上帝配祖考之意帝以為然 九月乙酉御崇政殿觀新樂是月夏及契丹平 冬十月丙申朔日食丁巳詔以蝗旱令監司諭親民官上民間利害端明殿學士張方平言王畿賦歛之重詔開封府諸縣兩稅於元額減二分永為定式 十一月己巳日長至祀天地于圜丘以三聖並配 十二月詔轉運官毋得進

恤畿民

輔郡

以曹陳許鄭滑州為輔郡隸畿內置京畿轉運使

戊午上元夜加點

林學士

宋元通鑑卷第二十五

宋元通鑑卷第二十六

明賜進士前中憲大夫浙江按察司提學副使兩京吏禮郎中武進薛應旂編集

長洲

陳仁錫評閱

宋紀二十六

起甲午至乙未凡二年

仁宗十一

至和元年春正月辛未詔京師大寒民多凍餒死者有司瘞埋之碎通天犀和藥以療民疫言者多以陰陽不和由太樂未定帝曰樂之不合于古久矣水旱之來繫時政得失豈特樂所召哉 癸酉貴妃張氏卒貴妃巧慧多智數善承迎至贈其父堯封為郡王

有佞樂者
有佞后者
甚無謂也

伯父堯佐至太師嫺戚莫不顯貴然帝守法度事無
大小悉付外廷議凡宮禁干請雖已賜可或輒中卻
貴妃雖專寵特異終不得紊政及卒帝悼甚至輟朝
七日禁京城舉樂一月追冊為温成皇后治喪皇儀
殿知制誥王洙陰與內侍石全斌附會務以非禮導
帝欲令孫洵讀冊宰相護葬帝從之洵曰陛下若以
臣洵讀冊則可以樞密副使讀冊則不可因力求罷
時陳執中為首相奉行温成喪事唯謹且引王洙為
翰林學士士論由是爭咎執中 二月壬戌孫洵罷
以田况為樞密副使 徙周敦頤宰南昌邑人皆曰

執中潦倒

是能辨分寧獄者吾屬得所訴矣於是豪民黠吏惡
少惴惴焉不獨以得罪為恐又以汚善政為耻也

王貽永

三月己巳王貽永罷以王德用為樞密使貽永尚真
宗女鄭國公主自以祖宗來無外嫺輔政者恒懼寵
祿過盛故在樞府十五年能遠權勢帝由是益加尊
禮至是以疾罷德用時以太子太師致仕會乾元節
上壽立班廷中契丹使語譯者曰黑王相公乃復起
邪帝聞之遂拜樞使 壬申賜邊臣攻守圖 庚辰
以太史言日當食下詔改元易服避正殿減常膳是
時帝春秋既高無子大理寺檢法官吳及上疏臣聞

吳及

通鑑卷三十一
官師相規，工執執事，以諫。臣幸得待罪法吏，輒原刑法之本，以効愚忠。切惟前世肉刑之設，斷支體，刻肌膚，使終身不息。漢文感緹縈之言，易之鞭笞，然已久而笞未止。外有輕刑之意，其實殺入。祖宗鑒既往之弊，蠲除煩苛，始用折杖之法。新天下耳目，自茲蓋曠古聖賢思所未至。陛下深側民隱，親覽庶獄，歷世用刑，無如本朝之平恕。宜乎天降之祥，而方當隆盛之時，未享繼嗣之慶。臣竊惑焉。或者宦官太多，而陛下未悟也。何則？肉刑之五一曰宮。古人除之重絕人之世。今則宦官之家競求它子，勦絕人理，希求爵命。童幼

何罪，陷于刀鋸，因而夭歿者，未易悉數。夫有疾而夭，治世所羞，况無疾乎？有罪而宮，前王不忍，况無罪乎？臣聞漢永平之際，中常侍四員，小黃門十人。唐太宗定制，無得踰百員。且以祖宗近事較之，祖宗時宦官凡幾何人？今凡幾何人？臣愚以謂胎卵傷而鳳皇不至，宦官多而繼嗣未育也。伏望順陽春生育之令，濬發德音，詳為條禁，進獻宦官一切權罷。擅宮童幼，寘以重法。若然，則天心必應，聖嗣必廣，召福祥安宗廟之策，無先於此。書奏，帝異其言，欲用為諫官。而及以父憂去。及初為檢法官，三司請重鑄錢法，至歿

下有司議及爭不可主者志曰立天下法當由一檢
法邪及曰義理為先安有高下卒不為訕夏四月
甲午朔日食用牲于社五月壬辰太白晝見秋
七月丁卯以程戡參知政事戊辰梁適罷適曉暢法
令臨事有膽量而多挾智數貪黷怙權不戢子弟御
史中丞孫抃御史馬遵吳中復論之出知鄭州已巳
出御史馬遵呂景初吳中復八月丙午以劉沆同
平章事初沆為右正言知制誥陝西用兵沆請對極
言得失帝下其議于中書執政不悅曰須舍人作相
自行之沆曰宰相豈有常哉時來則為之冬十月

梁適不終

馬遵

范師道

壬辰詔士庶家毋得以嘗備顧之人為姻違者離之
丁酉葬温成皇后劉沆充温成皇后園陵監護使
中丞孫抃御史范師道等言宰相不當為贈后典葬
不報既葬祔廟賜后閣中金器數百兩沆力辭而為
其子瑾請試學士院遂授館職太常博士張述以
儲位未立上疏曰臣聞明兩作離太人以繼明照四
方離為日君象也二明相繼故能久照東昇西沒晝
夜迭運數之常也陛下御天下且三紀矣是日之正
中也而未聞以繼照為慮臣竊疑之歷觀前世或令
出宮闈或謀起閹寺或姦臣首議利幼主以專政假

張述七疏

載疏太畧

吳充

鞠真卿

劉敞

後宮以盜權安危之機發於頃刻朝議恬然曾不爲計此臣拳拳爲陛下言也述在皇祐中蓋嘗言之前後七上疏最後語尤激帝終不以爲罪十一月太常博士吳充太祝鞠真卿以論溫成皇后追冊事降充知高郵軍真卿知淮陽軍集賢院判馮京言充等不當黜宰相劉沆怒并黜京知濠州上曰京何罪但解其記注知制誥劉敞上疏曰臣昨聞吳充黜官馮京落職將謂其所言過當觸忤聖意及於延和殿奏事面奉宣諭乃知充等舉職本意無他不知中書何故必欲排逐傳之四方反謂陛下不能納諫所損不

小臣按六經舊史大臣蔽君之明止君之善侵君之權增君之過皆爲不忠魯僖公時頻致天旱春秋謂由公子遂專權之應而洪範五行僭則常暘蒙則常風下侵上則山崩地震日月薄蝕今者此事未必非致災之由也望陛下留神省察疏上留中是歲大旱胡宿口五行火禮也去歲火而今又旱其應在禮此殆郊丘並配之失也即建言並配非古宜用迭配如初及言禮部間歲一貢士不便當用三年之制皆如其言

二年春正月丁亥晏殊卒殊字同叔撫州人始年十

四真宗召試闕下，一見試題曰：臣十日前已作此賦，有賦草尚在，乞別命題。真宗愛其不隱，除祕書省正字，歷翰林學士，謹厚自持，以至相位，訃聞，謚元獻。命歐陽修爲撰舊學之碑。二月壬辰，汾州團練推官郭固上車戰法，授衛尉丞。潭州上瀏陽縣所得古鐘，送太常，初李照斥王朴樂音高，乃作新樂，下其聲，太常歌工病其太濁，歌不成聲，私賂鑄工使減銅齊，而聲稍清，歌乃協然。照卒，莫之辨。又朴所制編鐘，皆側垂，照與胡瑗皆非之。及照將鑄鐘，給銅於鑄瀉務，得古編鐘一，工人不敢毀，乃藏於太常，鐘不知何代。

郭固

所作其名云：粵朕皇祖寶籒鐘，粵斯萬年子子孫孫，永寶用，叩其聲與朴鐘，夷則清聲合，而其形側垂，瑗後改鑄，正其鉏，使下垂，叩之，弁鬱而不揚，其鑄鐘又長用而震掉，聲不和，著作佐郎劉義叟謂入曰：此與周景王無射鐘無異，上將有眩惑之疾。三月丙子，改封孔世愿爲衍聖公，世愿孔子四十七代孫襲封。文宣公太常博士祖無擇言：祖謚不可加，後嗣乃詔改封，仍令世襲。是月以旱，除畿內民逋芻，及去年秋逋稅，罷營繕諸役，詔中外咸言得失，龐籍密疏曰：太子天下本，今陛下春秋固方盛，然太子不豫，建使

契丹求御容

四方無所係心願擇宗室之宜為嗣者蚤決之羣情既安則災異可塞矣夏四月己亥契丹遣使賀乾元節持本國三世畫像來求御容辛亥定差衙前法初太宗享九等差役法後承平既久奸偽滋生而里正衙前主運官物陪償折耗役為至重民多破產者知并州韓琦請罷其法蔡襄亦為帝言之乃視賞產多寡差排鄉戶衙前署籍分為五則定役輕重而罷里正衙前自是民稍休息琦又議建并州軍為節鎮胡宿上言曰管高辛氏之二子不相能也堯遷閼北於商丘主火而商為宋星遷實沉於臺駘主水而

恤役

伯

直諫

參為晉星國家受命始於商丘王以火德又京師當宋之分野而并為晉地參商仇讐之星今欲崇晉非國之利也自宋興平僭偽并最後服太宗削之不使列於方鎮八十年矣宜如故便乙卯出米京城門減其價以濟流民以趙抃為殿中侍御史抃彈劾不避權倖聲稱凜然京師目為鐵面御史其言務欲朝廷別白君子小人以為小人雖小過當力過而絕之君子不幸註誤當保全愛惜以成就其德時吳克鞠真卿馬遵吳中復等皆以直言居外歐陽修賈黯復求郡抃言近日正人端士紛紛引去者以正色立

賈黯

朝不能誦事權要傷之者衆耳由是充等悉得召還

五月己未錄繫囚辛酉詔中書公事並用祖宗故

事戊寅詔戒百官務飭官守六月戊戌陳執中罷

知諫院范鎮論執中無學術非宰相器會執中嬖妾

笞小婢出外舍歿孫抃趙抃等論之不報至是以旱

錄囚范鎮言陳執中為相不病而家居陛下欲弭災

變宜速退執中以快天下之望今臺臣不以陰陽不

和責宰相而舍天索小暴揚燕私致誣以禽獸不為

不可致詰之事朝廷設臺諫官使之除讒慝非使之

為讒慝也審如御史所言則執中可斬如其不然御

范鎮

得體

史亦可斬御史怒共劾鎮以為阿附宰相鎮不顧力

為辯其不然深救當時之弊識者韙之既而趙抃孫

抃復與其屬合班論奏執中過失執中竟罷執中為

相八年其所長者唯四方問遺不及門人莫敢干以

私以文彥博富弼同平章事帝嘗問置相於王素

素對曰惟宦官宮妾不知姓名者可充其任帝曰如

是則富弼爾素曰陛下得入矣至是彥博與弼同召

至郊詔百官迎之范鎮言曰隆之以虛禮不若推之

以至誠及宣制士大夫相慶于朝帝遣小黃門覘知

之語翰林學士歐陽修曰古之命相或得諸夢卜今

契丹耶律防

張昇不負所舉

蕭注

契丹廟號

朕用二相人情如此豈不賢於夢卜哉修頓首賀會契丹使者耶律防至王德用與射于玉津園防曰天子以公典樞密而用富公為相皆得入矣以張昇為御史中丞昇指切時政無所避畏帝謂之曰卿孤立乃能如是昇對曰臣仰托聖主致位侍從是為不孤今陛下之臣持祿養望者多而赤心謀國者少竊以為陛下乃孤立耳帝為感動是月余靖遣蕭注入特磨道生獲僮智高母及其弟智光子繼宗繼封伏誅時智高已歿于大理亦函首至京師秋八月契丹宗真入秋山有疾歿廟號興宗長子燕趙國主

契丹馬保忠

洪基即位以太弟重元為太叔太赦改元清寧尊皇太后為太皇太后遣使來告哀宗真性佻儻嘗因夜宴自入樂隊又數變服入酒肆寺觀尤重浮屠法僧有正拜三公三師兼政事令者其臣馬保忠嘗勸以臣下無勛勞宜序進之宗真怫然怒曰若爾則是君不得專豈社稷之福邪自是欲有遷除必先厚賜近臣以絕其言九月戊午契丹使來告其國主宗真殂帝遣使祭奠戊辰詔試醫官須引醫經本草以對合格者官之冬十月癸丑下溪州蠻彭仕義入寇下溪州自彭允林至仕義相繼為刺史五世矣至是

仕義子師寶怨父取其妻來奔辰州訴仕義嘗殺誓
下十三州將奪其印符而并其地自號如意大王補
置官屬將起為亂知辰州宋守信輕敵聞之乃以師寶為
鄉導帥兵數千深入討伐仕義遁入它洞不可得俘
其孥官軍戰歿者十八九守信等皆坐貶自是蠻獠
數入寇掠邊吏不能制矣十一月己未行並邊見
錢和糴法十二月丁亥修六塔河河入中國行太
行西曲折山間不能為大患既出大岬東更平地二
千餘里特以隄防為之限夏秋霖潦百川所會不免
決溢而大名邳澶滑孟濮齊淄滄棗濱德博懷衛鄭

議河

等郡及開封往往受其害于是詔諸州長吏兼河隄
使防塞之法甚備而決溢之患不除說者以河隨時
漲落自立春後凍解候人量水初至凡一寸則夏秋
當至一尺屢有證驗謂之信水非時暴漲謂之客水
隨決隨塞瀕河苦之至是河決大名館陶殿中丞李
仲昌請自澶州商胡河穿六塔渠入橫隴故道以披
其勢富弼是其策詔發三十萬丁修六塔河以回河
道以仲昌提舉河渠翰林學士歐陽修以嘗奉使河
北知河決根本上疏以為河水重濁理無不淤淤從
下流下流既淤上流必決水性避高決必趨下以近

通鑑卷二十六
事驗之決河非不能力塞故道非不能力復但勢不能久必決于上流耳橫隴功大難成雖成必有復決之患六塔狹小不能容受大河以全河注之濱棣德博必被其害不若因水所趨增治隄防疏其下流浚之入海則河無決溢散漫之憂數十年之利也帝不聽知制誥劉敞奉使契丹素習知山川道逕契丹導之行自古北至柳河回居殆千里欲夸示險遠敞質譯人曰自松亭趨柳河甚逕且易不數日可抵中京何爲故道此譯相顧駭愧曰實然但通好以來置驛如是不敢變也順州山中有異獸如馬而食虎豹

契丹不能識問敞敞曰此所謂駁也爲說其音聲形狀且誦山海經管子書曉之契丹益歎服契丹初置五經博士助教契丹主自即位以來求直言者再親御清涼殿策進士四十四人復詔設學養士大頒五經傳疏至是置博士助教各一員

契丹置博

戊午孟春二十二日點之

宋元通鑑卷第二十六

宋元通鑑卷第二十七

明賜進士前中憲大夫浙江按察司提學副使兩京吏禮郎中武進薛應旂編集

長洲 陳仁錫評閱

宋紀二十七 起丙申至巳 亥凡四年

仁宗十二

嘉祐元年春正月甲寅朔帝御太慶殿受朝暴感風眩趣行禮而罷人以劉義叟之言為驗明日文彥博召內侍都知史志聰問狀對曰禁密不敢漏言彥博叱曰爾曹出入禁闈不令宰相知天子起居欲何為邪自今疾勢增損必以告不爾當行軍法又與劉沆

大臣忠愛 卓識定力

富弼謀啓醮于大慶殿因留宿殿廬志聰白無故事
彥博曰此豈論故事邪因赦死罪以下令輔臣禱天
地宗廟社稷知開封府王素夜扣宮門上變彥博不
使入明日有言禁卒告都虞候欲爲亂劉沆欲捕治
彥博召都指揮使許懷德問都虞候何如人懷德稱
其愿可保彥博曰然則卒有怨誣之耳當亟誅之以
靖衆乃請沆判狀尾斬卒于軍門北京留守賈昌朝
素惡富弼陰結內侍武繼隆令司天官二人言國家
不當穿河于北方致上體不安後數日一人又上言
請皇后同聽治亦繼隆所教也志聰以其狀白執政

丹足燭奸
威足定變

彥博視而懷之徐召二人詰之曰天文變異汝臧所
當言也得行輒預國家大事汝罪當族二人懼色變
彥博曰觀汝直狂愚耳未忍治汝罪自今無得復然
二人退乃出狀示同列同列皆憤怒曰奴敢爾僭言
何不斬之彥博曰斬之則事彰灼於中宮不安衆皆
曰善旣而議遣司天官定六塔方位復使二人往繼
隆白請留之彥博曰彼本不敢妄言有教之者耳繼
隆默不敢對二人至六塔恐治前罪更言六塔在東
北非正北也二月甲辰帝疾愈御延和殿彥博等
還私第當是時京師業業賴彥博弼持重衆心乃安

已而劉沆白帝曰陛下違豫時彥博擅斬告反者彥博以沆判呈帝乃解初張載因范仲淹勸讀中庸讀之猶以為未足又訪諸釋老累年究極其說知無所得反而求之六經嘗坐虎皮講易京師聽從者甚衆一夕程顥程頤至與論易次日語人曰此見兩程深明易道吾所弗及汝輩可師之撤坐輟講與兩程語道學之要渙然自信曰吾道自足何事旁求于是盡弃異學淳如也三月辛未司天監言自至和元年五月客星晨出東方守天關至是沒壬申遣官謝天地宗廟社稷諸祠閏月癸未朔以王堯臣參知政

事程戡為樞密副使戡以文彥博親故改授副使詔前後殿間日視事御史吳中復請召還唐介文彥博因言于帝曰介頃言臣事多中臣病其間雖有風聞之誤然當時資之太深請如中復奏乃召介知諫院時稱彥博長者程琳卒琳字天球博野人舉服勤詞學科歷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前後守魏十年人愛之為立生祠為人敏厲深嚴長於政事辨議一出不肯下人然性嗇于財而厚自奉養章獻朝嘗請立劉氏七廟且獻武后臨朝圖人以此薄之夏四月壬子朔六塔河復決時殿中丞李仲昌等塞商湖北

流入六塔河不能容以致復決溺兵夫漂芻橐不可
勝計河北被害者凡數千里詔三司判官沈立往行
視內侍劉恢遂奏六塔之役水死者數千萬人穿土
干犯禁忌且河口乃趙征村於國姓御名有嫌而大
興鋪斲非便詔罷其役令御史吳中復內侍鄧守恭
置獄于漕効仲出等違詔旨不俟秋冬塞北流以致
決潰于是流仲出于英州餘各被謫有差是月大雨
水注安上門壞官私廬舍數萬區諸路言江河決溢
河北尤甚五月罷知諫院范鎮帝性寬仁言事者
競爲微許鎮獨務引大體非關朝廷安危生民利疚

諫立儲

則未嘗言及帝暴疾文彥博因請帝建儲帝許之會
疾瘳而止至是鎮奮然曰天下事尚有大於此者乎
即上疏曰置諫官者爲宗廟社稷計也諫官而不以
宗廟社稷計事陛下是愛歿嗜利之人臣不爲也方
陛下不豫海內皇皇莫知所爲陛下獨以祖宗後裔
爲念是爲宗社之慮至深且明也昔太祖舍其子而
立太宗天下之大公也真宗以周王薨養宗子于宮
中天下之大慮也願以太祖之心行真宗故事拔近
屬之尤賢者優其禮秩置之左右而試以政事以繫
億兆人心俟有聖嗣復遣還邸章上不報文彥博乃

通鑑卷一百一十七 宋紀
四
曰柰何效希名干進之人。鎮貽書曰：比天象見變，當有急兵。鎮義當歿，職不可歿。亂兵之下，比乃鎮擇歿之時。尚何顧希名干進之嫌哉？又言：陛下得臣疏，不以留中而付中書，是欲使大臣奉行也。臣兩至中書，大臣皆設辭拒臣，是陛下欲為宗廟社稷計，而大臣不欲也。臣竊原大臣畏避之意，恐行之而陛下中變耳。中變之禍，不過一歿。國本不立，萬一有如天象所告，急兵之變，歿且有罪，其為計亦已疎矣。願以臣章示大臣，使其自擇死所。聞者股栗，除兼侍御史知雜事。鎮以言不從，固辭。袁甫論之曰：今聞言已入為之

甚難。鎮曰：事當論其是非，不當問其難易。諸公謂今日難於前日，安知其日不難於今日乎？凡見帝面陳者，三因泣下。帝亦泣，謂曰：朕知卿忠，卿言是也。當更俟二三年。鎮前後章凡十九上，待命百餘日。鬚髮皆白。朝廷知不可奪，乃罷知諫院，改糾察在京刑獄。時并州通判司馬光亦言建儲事，且勸鎮以歿爭之。翰林學士歐陽修上言：陛下臨御三十餘年，而儲宮未建。此久闕之典也。漢文帝即位，羣臣請立太子，羣臣不自疑，而敢請。文帝亦不疑，其臣有二心。後唐明宗尤惡人言太子事。然文帝立太子之後，享國長久，為

漢太宗明宗儲嗣不早定而秦王以窺覬陷于大禍後唐遂亂陛下何疑而久不定乎殿中侍御史包拯

呂景初

王堯臣

呂景初趙抃知制誥吳奎劉敞等皆上疏力請于是宰輔文彥博富弼王堯臣等相繼勸帝早定大計皆不聽六月乙亥雨壞太社太稷壇詔羣臣實對言

關失而分遣使賑卹被傷者秋七月乙酉命京東西湖北監司分行水災州軍賑飢蠲租已丑出內藏

銀絹三十萬賑貸河北是月彗出紫微垣八月庚

戌朔日食癸亥罷狄青判陳州青在樞府每出入

士卒輒指目以相矜誇至墜馬足不得行又其家夜

醮焚楮火光徹外探吏馳報開封及府使訶其宅則

火熄久矣明日都下盛傳青家光怪燭天會大水青

避于相國寺行止殿上人情起疑翰林學士歐陽修

言青掌國機密而得軍情非國家之利不惟於國不

便鮮不為身害者請出之外藩以保其終始知制誥

劉敞出知揚州陛辭亦言陛下幸愛青不如出之青

不自安乞外乃以使相判陳州以韓琦為樞密使

是夕彗滅九月辛卯謝天地于大慶殿大赦改

元冬十月以周敦頤為太子中舍判合州至則民

心悅服事不經手吏不敢決雖下之民亦不從部使

通鑑卷三十一 宋紀 仁宗十二

君子不易
識不苟合
汗終不失
為君子

者趙抃惑于譖口臨之甚威敦順處之超然也。十一月辛巳王德用罷以賈昌朝為樞密使德用將家子習知軍中情偽善以恩撫下故多得上心雖屢臨邊境未嘗親矢石督攻戰而名聞四夷閭閻婦女小兒亦呼為黑王相公云。十二月壬子劉沆罷以曾公亮參知政事沆初以附張貴妃得進數為御史論列沆深疾之因上言自慶曆後臺諫官用事朝廷命令之出事無當否悉論之必勝而後已專務扶人陰私莫辨之事以中傷士大夫執政畏其言進擢尤速請行御史遷次之格滿二歲者與知州帝從之會御

私憾出謀

史范師道趙抃歲滿求補郡沆引格出之中丞張昇曰天子耳目之官而宰相挾私斥之可乎上疏極言沆遂以觀文殿大學士出知應天府沆長於吏事然任數善刺探權近過失陰持之以軒輊士類論者以此少之。以包拯為龍圖閣學士知開封府拯性峭直剛毅惡吏苛刻為政務敦厚雖嫉惡如仇而未嘗不推以忠恕與人不苟合不偽辭色以悅人平生無私書及知開封貴戚宦官為之斂手聞者皆憚之以其笑比黃河清童穉婦女亦知其名呼曰包龍圖京師為之語曰關節不到有閻羅包老有囚犯法吏受

賅與約曰。今見尹汝。但號呼自辯。我與汝分罪。汝決杖。我亦決杖。既而拯引囚問。囚果分辯不已。吏訶曰。但受脊杖。出去。何用多言。拯謂吏弄權。杖之於庭。特寬囚罪。不知竟亦爲吏所賣也。

二年春二月壬戌。杜衍卒。衍字世昌。越州山陰人。自少舉進士。以至爲相。動靜纖悉。謹而有法。至考其大節。偉如也。臨終作遺疏略曰。無以久安而忽邊防。無以既富而輕財用。宜早建儲副以安人心。語不及私謚正獻。癸酉。王德用卒。德用。鄭州人。爲時名將。自寶元慶曆之間。元昊叛河西。兵久無功。士大夫爭進

計策多所改作。德用笑曰。奈何紛紛。兵法不如是也。使士知畏愛而怯者勇。勇者不驕。以吾可勝。因敵而勝之。爾豈多言哉。帥真定時。上遣使問邊事。對曰。咸平景德中。邊兵二十餘萬。皆屯定武。不能分扼要害之地。致虜兵軼境。遽有澶淵之師。又當時賜諸將陣圖。人皆死守戰法。緩急不相救。以至于敗。誠願不以陣圖賜諸將。使得應變出奇立功。初。韓億。宋祁同召試中選。時德用帶平章事例當謝。二人有空疎之謙言。德用曰。亦曾見程文。諷空疎。少年更宜廣問學。二人大不堪。祁曰。吾屬見一老衙官。是納侮也。後二人

俱成大名德用已卒億謂祁曰王公雖武人尚有前輩激礪成就後學之意不可忘也三月以翰林學士歐陽修知貢舉初帝切於求士進士諸科一舉而獲選者至千三百餘人士子習尚險怪奇澀之文號大學體張方平嘗言文章之變與政通今設科選才專取辭藝士惟道義積于中英華發于外然則以文取士所以叩諸外而質其中之蘊也言而不度則何觀焉邇來文格日失其舊各出新意相勝為奇朝廷惡之屢下詔書戒敕而學者樂于放逸罕能自還今賦或八百字論或千餘字策或置所問而妄肆臆

正文體

蘇軾

曾鞏

漫陳它事驅窮浮薄重虧雅俗豈取賢斂才備治具之意邪其增習新體澶漫不合程式悉乞考落雖下詔揭示而士習不改至是歐陽修知貢舉疾時文之詭異且嚴挾書之禁得蘇軾刑賞論欲以冠多士疑門下士曾鞏所為乃寘第二及拆封則軾也凡時所推譽善文者皆被黜榜出澆薄之生候修晨朝聚謀于馬首街司邏卒不能禁止至為祭文投修家緝其主名卒不能得然自是場屋之習遂為之變軾苗之辭始革矣癸卯帝御殿親試舉人及第出身者凡八百七十七人是科得程顥張載朱光庭蘇軾蘇轍曾

朱光庭

蘇轍

呂大鈞

鞏乙科得呂大鈞先是貢士張吳二人以殿試黜落
 積忿降元昊大為中國之患朝廷囚其家屬未幾復
 縱之自此殿試士遂免黜落是月狄青卒于陳州
 青汾州人風骨奇偉少善騎射里閭俠少多從之既
 補戎行持重有謀行師當先所向有功及為將正部
 伍明賞罰與士卒同飢寒勞苦雖敵猝犯之無一士
 敢後先者故摧兇克敵名動殊俗為國虎臣嘗有持
 狄梁公畫像及告身詣青獻之為其遠祖青謝之曰
 一時遭際安敢自附梁公厚贈其人而遣之卒謚武
 襄夏四月丙寅幽州地大震壞城郭覆壓死者數

萬人已巳邕州大峒蠻儂宗旦入寇五月己亥詔
 舉行磨勘法秋七月詔河北諸道總管分遣兵官
 教閱所部軍詔陝西河北諸路經畧安撫舉文武官
 才堪將領者各一人孫復卒復字明復晉州平陽
 人復疾時韓琦言于上選書吏給紙筆命其門人祖
 無擇就復家得書十五萬言錄藏秘閣特官其一子
 八月丁卯詔諸州置廣惠倉初天下没入戶絕田
 官自鬻之至是韓琦請留勿鬻募人耕而收其租別
 為倉貯之以給州縣之老幼貧疾不能自存者謂之
 廣惠倉以提刑領其事歲終具出納之數上三司每

千戶留田租百石以是為差戶寡而田有餘則鬻如舊京西唐鄧間多曠土入艸莽者十八九或議置屯田或欲遂廢唐州為縣唐守趙尚寬言土曠可闢民希可招而州不可廢得漢召信臣故陂渠遺跡而修復之假牛犂種食以誘耕者勸課勞來歲餘流民自歸及淮南湖北之民至者二千餘戶引水溉田幾數萬頃變磽瘠為膏腴監司上其狀三司使包拯亦以為言遂留再任九月契丹來聘遣翰林學士胡宿報之初契丹主宗真來求御容會卒乃已至是洪基復遣使來求欲成先志帝遣張昇報聘諭使更致

新主像契丹欲先得之昇曰晉文成第也第先面見於禮為順况今南朝乃伯父之尊當先致恭於是復使其臣蕭扈以洪基像來宿乃奉御容如契丹契丹主具儀仗迎謁及瞻視驚肅再拜謂左右曰我若生中國不過與之執鞭持蓋一都虞候耳冬十二月詔開歲一舉士置明經科初進士諸科待試京師者恒六七千人一不幸有故不應詔往往沉淪十數年以此毀行于進者不可勝數王洙侍邇英閣講周禮至三年大比帝曰古者選士如此今率四五歲一下詔故士有抑而不得進者孰若裁其數而屢舉也下

有司議咸請易以間歲之法則無滯才之歎薦舉數
既減半主司易以詳較得士必精於是下詔間歲貢
舉進士諸科悉解舊額之半增設明經試法凡明兩
經或三經五經各問大義十條兩經通八三經通六
五經通五為合格兼以論語孝經策時務三條出身
與進士等而罷說書舉人 是月契丹太后蕭氏薨
所死

三年春二月癸卯契丹使來告其祖母哀遣使祭奠
夏四月丙辰詔守令或貪恣老昏以弛為寬以苛
為察以增賦歛為勞以出入刑罰為能而部使者莫

陳旭

之舉劾自今其各思率職毋撓權倖毋縱有罪以稱
朕意 吳育卒育字春卿建安人舉禮部第一中甲
科明敏勁果彊學博辨能自持度其論无失尤為先
見當時不從遂致疲敝中國後乃竟如其議人皆服
之卒年五十有五謚正肅 六月丙午文彥博以老
求罷以使相判河南封潞國公知諫院陳旭等恐賈
昌朝遂代為相乃率僚屬上言昌朝交通女謁建大
第別剗客位以待宦者宦官有矯制者樞密院釋不
治昌朝竟出判許州昌朝在侍從中多得名譽及執
政始不為正人所與 程顥為鄆縣主簿初至令以

吏治

年少易之鄆民有借兄宅居者發地得瘞錢兄之子
訴曰父所藏也令以無証佐難決穎問其人曰藏幾
何時矣曰四十年矣曰借宅居幾何時曰三十年矣
取錢視之謂訴者曰今官所鑄錢不五六年即遍天
下此錢皆未藏前數十年所鑄何也其人遂服令大
奇之有稅官以賄播聞然怙力文身自號能殺人衆
皆憚之雖監司州將未敢發其人心不自安輒為言
曰外人謂吾自盜官錢新主簿將發之吾勢窮必殺
人言未訖穎笑曰人之為言一至于此足下食君之
祿詎肯為盜萬一有之將救死不暇安能殺人其人

吏治

嘿不敢言後亦私償其所盜卒以善去南山有石佛
歲傳其首放光遠近男女聚觀晝夜雜處莫敢禁止
穎戒寺僧曰俟復現必先白吾不能往當取其首就
觀之自是不復有光府境水害倉卒與役諸邑皆狼
狽獨穎所部人不勞而事集常謂人曰吾之董役乃
治軍法也 張載為邠州司法參軍遷丹州雲巖令
政事以敦本善俗為先每月吉具酒食召鄉人高年
會縣庭親為勸酌使人知養老事長之義因問民疾
苦及告所以訓戒子弟之意 以韓琦同平章事宋
庠田况為樞密使張昇為樞密副使時羣臣皆以建

儲爲言帝依違不決琦旣相乘間進曰皇嗣者天下安危之所繫自管禍亂之起皆由策不早定陛下何不擇宗室之賢以爲宗廟社稷計帝曰後宮將有就館者姑待之已而又生女琦懷漢書孔光傳以進曰成帝無嗣立弟之子彼中材之主猶能如是况陛下乎願以太祖之心爲心則無不可者帝不答以包拯爲御史中丞拯言東宮虛位日久天下以爲憂夫萬物皆有根本而太子者天下之根本也根本不立禍孰大焉帝曰卿欲誰立拯曰臣非才備位所以乞豫建太子者爲宗廟萬世計爾陛下問臣欲誰立是

疑臣也臣年七十且無子非邀後福者帝喜曰徐當議之加歐陽修爲龍圖閣學士權知開封府初包拯知開封以威嚴御下名震都邑修代之簡易循理不求赫赫之譽有以包政勵之者修曰凡人才性不一用其所長事無不舉強其所短勢必不逮吾亦任吾所長耳開封亦遂大治秋八月己亥朔日食已未王堯臣卒堯臣字伯庸應天府人舉進士第一歷官參知政事在朝多裁抑權倖京師數爲飛語上之左右往往讒其短堯臣處之自若而上亦一切不問也至是卒上悼惜之謚文忠是月下溪蠻彭仕

義降先是仕義陳乞內屬帝遣殿中丞雷簡夫往視
之簡夫度仕義未可專用恩澤誘化至則督諸將進
兵築明溪上下二寨據其險要拓取故地五百餘里
仕義計窮遂歸連歲所掠甲仗士卒詔辰州還其孥
及銅柱自是復通中國然黠鷲益甚冬十月癸亥
除河北坊郭客戶乾食鹽錢十一月癸酉議減冗
費已丑置都水監罷三司河渠司十二月己巳詔
三司歲上天下稅賦之數三歲一會虧盈以聞閏
月丁卯朔詔吏人及伎術官職毋得任知州軍提點
刑獄丁巳詔定制科進士遷次之格時開歲舉士登

第者衆驟致顯擢欲稍裁抑之下詔曰朕惟國之取
士與士之待舉不可曠而冗也故立開歲之期以勵
其勤約貢舉之數以精其選著爲定式申敕有司而
高第之人嘗不次而用若循舊比終至濫官甚無謂
也自今制科入第三等與進士第一人除大理評事
僉書兩使幕職官代還升通判再任滿試館職制科
入第四等與進士第二第三除兩使幕職官代還改
次等京官制科入第五等與進士第四第五除試銜
知縣代還遷兩使職官鑲廳人視此若夫高才異行
施于有政而功狀較然者當以異恩擢焉帝之世十

有三舉進士四千五百七十人其甲第之三人凡三十有九官不至公卿者五人而已

四年春正月丙申朔日食川牲于社知制誥劉敞言社者上公之神羣陰之長故日食則伐鼓于社所以責上公退羣陰今反祠而請之是屈天子之禮從諸侯之制抑陽扶陰降尊貶重非承天戒尊朝廷之義也右正言吳及上疏曰日食者陰侵陽之戒在人事則臣陵君妻乘夫四夷侵中國今大臣無姑息之政非所謂臣陵君失在陛下淵默臨朝使陰邪未盡屏也后妃無權橫之家非所謂妻乘夫失在左右親侍

孫沔不終
龐籍未可
輕議

驕縱無節也疆場無虞非所謂四夷侵中國失在將師非其人為敵所輕也因言孫沔在并州苛暴不法燕飲無度龐籍前在并州輕動寡謀輒興堡砦屈野之劍為國深耻沔繇此坐廢二月己巳罷推茶自茶為官推民私蓄盜販皆有禁臘茶之禁元嚴歲報刑辟不可勝計園戶困於征取官司並緣侵擾因陷罪戾至破產逃匿者歲比有之又茶法屢變歲課日削官茶所在陳積縣官獲利無幾論者皆謂宜弛其禁帝曰茶鹽民所食而強設法以禁之致犯法者衆顧經費尚廣未能弛禁耳既而葉清臣請令通商收

何昂

王嘉麟

稅以免輦運之勞，弭刑辟之濫。又茶與鹽均爲人用，宜以口定賦。三司議以爲不可行。於是著作佐郎何昂、三班奉職王嘉麟皆上書請罷給茶本錢，縱園戶貿易而官收租錢。與所在征筭，歸摧貨務以償邊糴之費，可以疏利源，寬民力。富弼、韓琦、曾公亮然其策，請于帝行之。下三司議，三司言茶課給本收利所獲甚微，而煩擾爲患，園戶輸納，侵害且甚。小民趨利犯法，益繁。宜約歲入息錢之數，均賦茶民，恣其買賣。所在收筭而不給本錢，遂下詔曰：古者山澤之利與民共之，故民足於下而君裕于上。國家無事，刑罰以清。

自唐建中時始有茶禁，上下規利，垂二百年。如聞比來爲患益甚，民被誅求之困，日惟咨嗟。官受濫惡之入，歲以陳積，私藏盜販犯者，寔繁。嚴刑峻誅，情所不忍。是於江湖間，幅負數千里，爲陷窞以害吾民也。朕心惻然，念此久矣。間遣使者往就問之，而皆謹然願弛其禁，歲入之課以時。上官一二近臣，條析其狀，朕猶若慊然。又於歲輸裁減其數，使得饒阜以相爲生，俾通商利，歷世之弊，一旦以除。著爲經常，弗復更制。損上益下，以休吾民。尚慮喜於立異之人，緣而爲姦之黨，妄陳奏議以惑官司，可必寘明刑，無或有貸。凡歲

輸緡錢三十三萬八千有奇謂之租錢與諸路本錢
悉儲以待邊糴自是惟臘茶禁如舊餘茶肆行天下
矣論者猶謂朝廷志於恤人省刑其意良善然茶戶
先時受錢于官而今也顧使納錢于官受納之間利
害百倍先時百姓買法販茶被罰耳今悉均賦於民
賦不時入刑亦及之是良民代買法受罪先時商賈
爲國遷貿而州郡收其稅今商賈以利薄不行致歲
額不登經費日蹙翰林學士歐陽修知制誥劉敞皆
主是說請除前令帝不聽 夏四月癸酉封周世宗
後柴誥爲崇義公給田十頃以奉周祀詔曰先王推

紹天之序尚尊賢之義衰其後嗣賓以殊禮豈非聖
人稽古報功之大典哉國家受命之元繼周而王雖
民靈欣戴曆數允集而虞賓將遜德義不顯頃者推
命本始褒及支庶每遇南郊許奏白身一名充班行
恩則厚矣而義未稱將上采姚姒之舊略循周漢之
典詳其世嫡優以公爵異其仕進之路申以上田之
錫俾廟寢有奉饗祀不輟庶幾乎春秋三統厚先代
之制矣蓋從著作左郎何南請也 癸未陳執中卒
執中字昭譽南昌人恕之子也以父任歷官至宰輔
卒年七十贈太師命議謚禮官韓維謂執中追冊張

貴妃位號。此不忠之大者。至其治家益無足言。宰相不能秉道率禮正身齊家。乃杜門謝客。曰我無私也。豈不陋哉。謚法寵祿光大曰榮。不勤成名曰靈。請謚榮靈。帝改謚曰恭。子世儒與妻婢殺生母皆弃市。辛卯詔中外臣庶居室器用冠服妾媵有違常制必罰。五月戊戌詔除猜防大臣條約。先是陳執中為相兩制不許。至執政私第執政所薦士不得充臺官。至是並除之。壬子遣官經界河北牧地餘募民種。六月丁丑吳及言春秋有告糴陛下恩施動植視人如傷。然州郡官司各專其民擅造閉糴之令。

路飢則鄰路為之閉糴。一郡飢則鄰郡為之閉糴。夫二千石以上所宜同國休戚而坐視流離豈聖朝子育兆民之意哉。上嘉納之。詔轉運司凡鄰州飢而輒閉糴者以違制論。胡瑗卒。瑗字翼之。泰州如臯人。少與孫復石介同讀書太山。十年不歸。景祐明道以來學者知尊師道。唯推三人。而瑗之徒尤盛。卒于杭州。葬于烏程何山之原。秋七月丁未。帝以月食幾盡。修陰教以應天變。前後出宮女幾五百人。時後宮得幸者十人。謂之十閣。而劉氏黃氏在十閣中。尤驕恣。通請謁御史中丞韓絳密以聞。帝曰非卿言朕不

韓絳

知也。當審驗之。先是帝遣使祈嗣于茅山。絳時爲翰林學士。當草祝辭。因言祈嗣顧禱祠何益。女御閉于深宮者衆。宦人養子絕人之世者多。非所以順天地致多螽斯之福于上也。帝即日出宮人。且裁定宦人養子之令。至是絳復有言。遂并出劉黃二人。田况罷。况寬厚明敏。有文武材。好論天下事。言甚明切。以疾罷。後宮周氏董氏生公主。諸閣女御多遷擢。同知諫院范師道疏曰。禮以制情。義以奪愛。常人之所難。惟聰明睿哲之主。然後能之。近以宮人數多。而出之。此盛德事也。然而事有係風化治亂之大。而未以

裁恩侍

留意。臣敢爲陛下言之。竊聞諸閣女御。以周董育公主御寶白劄。並爲才人。不自中書出。誥而掖庭覲覲。遷拜者甚多。周董之遷可矣。女御何名而遷乎。才人品秩既高。古有定負。唐制止七人而已。祖宗朝宮闈給侍。不過一二百。居五品之列者。無幾。若使諸閣皆遷。則不復更有負數矣。外人不能詳知。止謂陛下于寵幸太過。恩澤不節耳。夫婦人女子。與小人之性同。寵幸太過。則瀆慢之心生。恩澤不節。則亡厭之怨起。御之不可不以其道也。且用度太煩。須索太廣。一才人之奉。月直中戶。百家之賦。歲時賜予不在焉。况誥

命之出不自有司。豈盛時之事邪。恐斜封墨敕復見於今日矣。時大星隕東南，有聲如雷。師道又上疏曰：漢晉天文志：天狗所下，為破軍，殺將，伏尸流血。甘氏圖：天狗移，大賊起。今朝廷非無為之時也，而備邊防盜，未見其至。雖有將帥不老，則愚士卒雖多，勁勇者少，小人思亂伺隙，乃作必有包藏險心，投隙而動者。宜揀拔將帥，訓練卒伍，詔天下預為備禦。帝晚年尤恭儉，而四方無事。師道言：雖過，每優容之。冬十月癸酉，大禘于太廟。帝將親禘，下禮官集議東向之位。同判宗正寺趙良規請：正太祖東向之位，知太常禮

飛王

院韓維請如故事，虛東向之位。便時禮官不敢決，乃與待制以上及臺諫官同議。太祖為受命之君，然傳祖以降，四廟在上，故大禘止列昭穆，而虛東向。魏晉以來已用此禮，詔從之。十一月庚子，汝南王允讓卒，追封濮王。允讓天資渾厚，內寬外莊，喜怒不見于色。知太宗正寺二十年，宗子有好學者，勉進之。以善若不率教，則勸戒之。至不變，始正其罪。故皆畏服。及卒，謚安懿。以其子宗實育宮中，故卹典有加。詔天下舉遺逸。時富弼為相，意河南必以邵雍應。詔值文彥博，以使相判河南府，以兩府禮召見。雍雍不屈，遂

黃景
常秩

以福建黃景應詔弼不樂奏乞再舉遺逸王拱辰為
河南留守乃薦雍賴川薦常秩適弼以憂去位乃以
雍秩皆除將作監主簿召命下二人皆不起

宋元通鑑卷第二十七

通鑑子

